

人生讲义

## 做好自己

◆ 孙道荣

他是一个典型的“凤凰男”：靠自己的努力跳出农门，有一份体面的、收入不菲的工作，在城里安了家，贷款买了房子，妻子是他的大学同学，前几年他们还又添了可爱的宝宝……小日子过得有滋有味。照理他应该满足而快乐，幸福而甜美，事实上却不是这样，他常常愁眉苦脸，心事重重，仿佛一直背负着一个沉重的包袱艰难前行。

那么，是什么让他陷入如此困境？是贷款的压力吗？不是。他和妻子的收入，足以承担那笔贷款；是妻子或妻子的家庭对他不满？不是。他们的感情稳固而和谐，岳父母对他钟爱有加；是孩子有什么毛病？也不是。他们的孩子健康、活泼、可爱。

让他郁郁寡欢的，是他的原生家庭。在乡下老家，他有一个弟弟一个妹妹。让人不省心的是这个弟弟，快三十了还没有成家，问题是既身无一技，还好吃懒做，以致对象找不着，连日子也难以维持。他或明或暗地给这个弟弟很多补贴，帮他在城里找过工作，弟弟干了几天，嫌活苦钱少，不干了；弟弟想在老家开店，他说服妻子，将自己积攒下来准备买车的钱挪给了弟弟，店开了不到半年，关门了，不是因为生意不好，而是弟弟忽然觉得一个大男人守着一个小店铺，枯燥而没出息。妻子觉得他对这个弟弟，也算是仁至义尽了，但他年迈的父母，却希望他能继续尽一个哥哥的责任：你就这么一个弟弟，手足之情，你不能放手不管，他的事就是你当哥哥的事。没办法，他的脑海里，总是盘旋着弟弟不争气的身影，他一次次试图帮他，恨不得亲自上阵，可是，一次次在弟弟的不配合、不努力之下，以失败告终。

他有自己的家庭，有自己的工作，有自己各种各样琐碎的事情，还得记挂着怎么帮弟弟善后，对付他的那些永远也搞不定的事情，于是，他烦恼、矛盾、痛苦，又无可奈何。他的困顿，也是很多人的困顿。很多时候，我们忘了，你的事情，就是你的事情，不是我的。作为亲人或朋友，我可以尽己所能帮助你，但它绝不是我的义务，也不是我的责任，更不应该成为我的背负。

一个人，把自己的事情推给别人，让别人去承担，背负责任，无论你推给的那个人是谁，都是一种极其自私的行为；而一个人把别人的事情，错当成了自己的事情，甚至弄成自己的精神负担，无论那个别人是你的什么人，都是一种极其愚蠢的行为。

你的事情，我能帮你的，我伸出援手，那是情谊，但你的事情，追根究底需要靠你自己的智慧和付出去解决。任何时候，你都不能把你的事情，像个烂山芋一样，甩给我。

你的事情，我帮不上忙，抑或我连自己的事情都对付不过来，因而没有去帮你，这也绝不说明我欠了你的什么。你有你的麻烦，我亦有我的难处，需要你们各自去解决，这无关情谊，也无关道德。

永远不要把自己的事情，推给别人，当别人肯伸手帮你一把的时候，你才会懂得感恩；永远不要把别人的事情，都不肯青红皂白地揽到自己的身上，则你一身就是自由的，在你有能力帮他一把的时候，你才会感受到轻松而愉悦。

我的事情不是你的，你的事情亦不是我的。做好自己的事情，也就是做好我们自己。而每个人都做好自己，则人生向好。

人与自然

## 九月野菊黄

◆ 叶剑秀

入九月，秋往深处走。豫南漫山遍野的野菊花，一簇簇一片片，绽放着灿亮金黄，开得热烈从容、简约拙美。

野菊花在萧瑟的季节开放，足见它的个性和睿智。春与夏的繁华过后，它仿佛一个深情而内敛的人，选择这么一个时节，把其成熟沉稳、庄重含蓄的丰采，以完美娇艳的姿态展现出来，成为百花凋落、万木萧条中擎起的引领旗帜。

我总觉得，野菊花是带着理想和向往开放的。它性情倔强乐观，在短暂的生命行程里，追求与奉献的愿望极其明确。或许，野菊花自知出身贫瘠山野，身世卑微，没有丝毫炫耀的资本，就以自己博大的情怀面对这个世界。广袤的原野上，天空蔚蓝，风清气爽，秋风起舞时，野菊花昂首挺立，灼灼恣肆，细碎耀眼的金黄铺就一地的安详。

野菊花在秋色里摇曳生姿，流萤芬芳，那生动明丽的姿态，令人痴情迷恋、流连忘返。金色灿黄，明志喻德，它把赏菊者之心，把握得通透，有几人能耐得了那迷人的诱惑。

野菊花是在不经意间悄然绽放的，三五日就把一荒山点缀。一朵

朵微小金黄的花瓣，散发着清幽的浅香，清丽了山野的落寞，仿佛日趋凋零的草木也复活起来。秋阳正好，赏菊是固有的传统习俗。心有情调的人来了，三三两两，成群结队，满山欢愉，即兴赋诗一首，轻吟咏诵一曲典章，或摇头晃脑，或仰天闭目，那模样有几分滑稽和浪漫。虔诚的人带着深藏的心事也来了，择一处清静，撷一朵野菊，俯卧草地深吻花香，拿自己和野菊相比，仿佛一下子把心灯点亮，似乎前行的路上就有了自信和希望。

其实，野菊花对自我的认知有着清醒的意识。生命短暂，青春易逝，仅凭弱小微弱的光芒，终究难以抵达执着追寻的高度。若想达到与自然和人类的完美契合，需要深度修行，心有大海怀，意存大境界，野而不俗，典而有范。

不知是岁月的浸润，或是沧桑的淬炼，或是上天的赐予，终归是成就了野菊花的济世本领。明代贾所撰写的《药品化义》中载：甘菊，如黄色者，其味苦重，清香气散，主清肺火。根据中医的传统经验，黄菊花多用于散风清热，不但有清香之气，使人神怡，可缓解两眼昏花、头晕、头痛等具有清热、解毒、祛风、平

肝、明目等功效。人们想到了制作菊花茶。菊花茶是清热解毒的上等好茶，能治疗喉咙发炎、口腔溃疡。它还能清肝明目，有效地消退眼睛疲劳。

黄菊花的另一重要用途就是菊花枕了。盛唐唐宋时期的“菊枕”，是用晒干的野菊花做枕芯，有清头目、祛邪秽的妙益。倚着这样的枕头读书、与朋友闲谈，是很清雅的享受。枕一囊菊花入眠，驱离噩梦，香梦入怀，自然神清气爽。菊心作枕，不仅给生活增添诗意，也有保健养生的意义。

于是，今人追着古人的脚步来了。山野的角角落落，游动着兴趣盎然的人迹，胳膊上挂着五颜六色的袋子，俯身弓背，目不暇接，伸出去的手是停不下来的，嘴也忙，不停地惊叹或呼朋唤友，偶尔还能听到温婉的歌谣漫过山野。

九月菊黄，山野里充满灵动和情趣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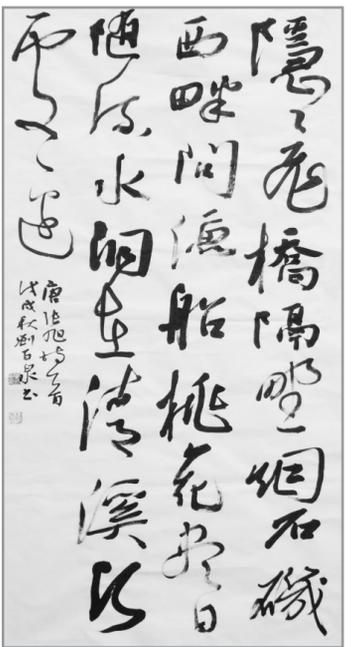
野菊花的凛然和超脱，是令人难以想象的奇迹。采摘，仿佛是一场好玩的游戏，一朵朵盛开的野菊花，笑脸相迎，似乎要去远赴一次愉快的旅行，唯恐自己被落下的似的。那情景，

让人在疑惑中震撼，感动于它们的献身情怀。

无论入茶或入枕，都是对人类生命的温润，黄菊花的自我超度，以生命的代价，去践行自己的誓言，锻造完美了至高的气节和品质，诠释了高尚与圣洁的生命价值。

忽然想起《本草纲目》野菊词条里曰：苦蕙处处原野极多，与菊无异，但叶薄小而多尖，花小而蕊多，如蜂巢状，气味苦辛惨烈。意乃莲子之心，此物味苦似之，故野菊花又名苦蕙。想来明代著名医药学家李时珍先生，对微小的野菊花也是情有独钟，警世良言说得明白透彻。苦心良药，是经历也是财富，更是禅意。一个蕙字，多少苦乐，犹在未言中。正所谓人淡如菊，心素如简。这是菊的境界，也是世人都想达到的人生高度。菊乃饱受四时之气，露霜之味，才使其真性独醒和泰然，面对名利荣辱不惊，乃至把生命置之度外。人也只有经历过艰难与窘迫之后，才能真正拥有坐着闲云的超然与豁达。

世人盛赞梅兰竹菊的君子风范，原本来自至臻高尚的审美。读懂了野菊花，就读懂了生命的真谛，人生便有了活着的方向。



桃花溪(书法) 刘百泉

回望故乡

## 雨卧村落

◆ 古保祥

几乎是一夜之间，雨便洒满了整个村庄。村庄非常小，如地球上的一颗尘埃，或者似江湖岁月里的一把飞刀，更好比九条牛身上的一根毫毛。

村庄虽小，也有五脏六腑，村庄是中国最温暖的缩影。

不事张扬的村庄，就像低调的农人一样，不会大鸣大放，只会正正经经地活，就像雨下时，滋润了万物，雨停时，依然悄然无声，你见过收税的雨吗？你见过雨向世人苛求任何报酬吗？

没有，村庄也是如此，你住在这儿上千年了，只是象征性地每年除夕时，烧些锡纸，送些烟花，才发现端倪，无数条根，即使只有一条根盘踞在瓦片的缝隙里，便可以充分地使整个身体吸收水的养分。

在老家前村，每家每户的门前，都有一小块门前地，一些日常吃的蔬菜时常躲在门前地上微笑。小时候，我时常对长在瓦片上的马齿苋心生畏惧，曾经小心翼翼地把它完整地拽起来，才发现端倪，无数条根，即使只有一条根盘踞在瓦片的缝隙里，便可以充分地使整个身体吸收水的养分。

会有一些狼狈的场面出现，村庄里有一些晒场，是乡民们专门用来晒粮食用的。在秋日里，寒露前，香甜的花生便卧满了晒场。雨来前，像小偷一样，乡民们一边骂着，一边收拾着，等到收好了，用油布纸盖起来，等待明天阳光灿烂。但秋雨从来就是缠绵的，像情人，像糖，黏着你，让你欲罢不能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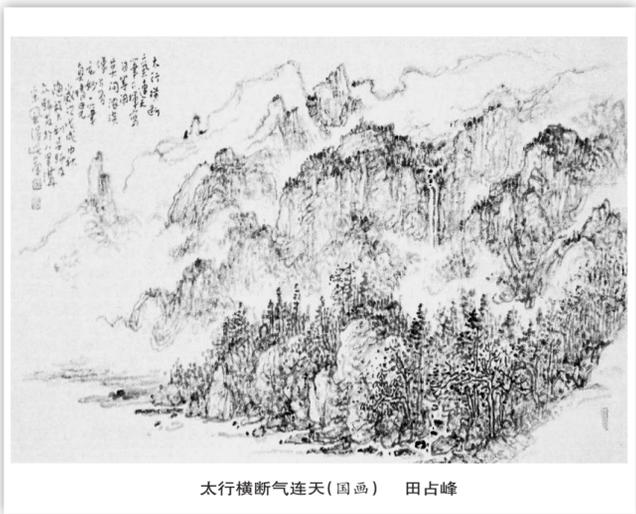
打小起，我就喜欢在雨中行走的人。多像江湖人生路，雨不像刀吗？不像箭吗？射在人身上，刀刀催人老。幼时，我一直想，父亲额头上的皱纹其实是雨打出来的，因为在每下一场雨后，父亲便老了几分。

祖母是个喜欢雨的人。喜欢雨的人通常都乐观，乐观的人，容易长寿，所以，她活了八十高龄。祖母对雨有未卜先知的能力，她的腿从小起便有毛病，阴雨天来临前，她的腿便是最好的天气预报。

祖母有条不紊地收拾雨后的庄稼，淋湿的玉米被她搬进了屋里，满屋都是，惹得躲在墙洞里的老鼠们眉开眼笑。老鼠也是喜欢雨天的，因为雨是一场阴谋，一幕可以让万物有利的话剧。

祖母晚年卧病在床，她最喜欢的是在雨天，风中传来古氏祠堂檐头的铃铛声，这声音她听了80年，在这无尽的氤氲中，祖父西游，乡人们一个个排好队，列好阵，准备着随时老去。

每个人都会老去，不会老的是爱，是雨，雨即使满头白发，也会化身为雪，染白整个世界。多么美好的人生，多么清闲的世外桃源。香飘故里，雨卧村落。



太行横断气连天(国画) 田占峰

上世纪70年代，新密下王村来了一批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，他们家全在郑州，说是接受农村再教育。那时农村比较贫穷，郑州对大家来说是个极其陌生的城市，全村两千余人，去过郑州的成年人寥寥无几，别说小孩子了。“那里一定路很宽，车很多，灯火通明，格外热闹吧！”有时我心里使劲想郑州的模样。对郑州的向往，让我对来自那里的知青充满了神秘感。上初中的哥哥曾告诉我，他和知青去乡里开大会，半路上两个学生被喝醉的三个混子暴打，一个知青冲上去，几招猴拳就将混混打得跪地求饶。还听说这些知青多才多艺，拉二胡、吹笛子、唱歌都十分了得，田间地头，经常听到知青那美妙的歌声，帮你们干活活的积极性。还有人说，一位女知青和村里帅气的男老师谈起了恋爱。总之，那些年知青们的故事，成了村头巷尾大家谈论的话题。

我们的学校十分简陋，土坯墙，木框窗，白塑料布挡风雨，教室挂个大灯泡，因为缺电基本不用，学生经常点一盏煤油灯读书。也不知何时，学校从村里知青中挑选了3个人当教师，一男

百姓记事

## 我的知青老师

◆ 李绍光

两女，男的叫李鸣，一个女的是他表姐，叫李军(音)，另一个女的记不起名字了。上三年级时，我们在村里一个破草屋里上课，新学期体育课由知青李鸣老师担任，清楚地记得他教大家学习第一套广播体操。当时根本没有操场，在教室后边的一小块空地上学习，只要一吹风，灰尘弥漫，让人睁不开眼。由于地方小，学生分成了五六排，老师教动作时总是模糊不清，所以练起来花样百出，特别是旋转那一节，李老师教了三堂课，费了很大劲，全班同学还是没有达到整齐标准。李老师有点生气，教落我们不认真不争气。

准备升四年级时，全校举行了一次盛大的广播操比赛。各教学点的学生全来了，操场北边坐满了人，只在南边留了一块区域作为赛区。“发展体育运动，增强人民体质，锻炼身体，保卫祖国。”当大喇叭传出这洪亮的声音时，我们班学生排队入场，精神焕发。“第一节，扩胸运动”的声音一发出，大家齐刷刷地做起来。那次比赛，我们班夺得全校第一。赛后李鸣老师向大家伸出大拇指，不停地“OK”，尽管我们当时不知道他啥意思，但看他很高兴。

1980年秋，我上了五年级，这也是小学的毕业季。一位高个齐发的女老

师教政治。她总是面带微笑，说话和气。她讲课生动活泼，人情入理，学生很爱听。也是这一年，一个叫李军(音)的女老师教我们音乐课，她个子不高，机智灵敏，着装时尚，唱歌动听，我记得当时学校就她一个专业音乐教师。有一天上午最后一节音乐课，课堂上我边跟着哼，边偷偷做数学作业。她发现了，边唱边从中间过道走过来，用手重重指了我一下，瞪大了双眼，那眼神极其严肃。我连忙收起本子，塞进桌兜里。从此以后，我再也不敢在课堂上开小差了。她的这个动作对我产生了很大的影响，让我学会专注，做事不能三心二意。至今，她的眼神都能在我脑海里清晰闪现。

三位知青老师教我们时，大概20岁，风华正茂，时尚潮流，他们代表了大城市，一举一动让我们好奇，一颦一笑令我们关注，他们无疑是我们山村孩子的偶像。一晃近40年过去了，青春焕发的他们现已成为年过六旬的老人。然而，三位知青老师的音容笑貌、知识素养永远烙在我的心里，三位老师的谆谆教诲，时刻铭记在我的脑海。

东拿起听筒“喂”了一声，刘芬芳也“喂”，然后分别汇报了这两天生活情况，诸如吃得怎么样、排设排夜班、上个月的工资还剩下多少等等。都是例行内容。这些说完，刘芬芳才进入正题：“你那报告交上去有几天了？”

杜湘东说：“嗯。”“有信儿没有？”杜湘东说：“没批。”刘芬芳没问为什么没批，仿佛早就料到批不了似的。她只问：“那咱们怎么办？”

把“咱们”说得很重，示意杜湘东这不是他一个人的事儿。这层意思就让杜湘东琢磨起来，心里闷闷一紧。过了几秒钟，他才说：“我哪儿知道怎么办。”

刘芬芳也“嗯”了一声，便把电话挂了。这可是俩人交往史上未曾有之大变局。以前也拌嘴，但越拌嘴，刘芬芳就会把话筒抓得越牢，打电话的时间也就越长。而这一次的态度，就说明她动了真格的。杜湘东可以想象刘芬芳嘴唇抿在一处、眉头微微蹙起的模样——

话，对俩犯人进行一番教育也可以。这是未雨绸缪的意思。然而刚合上材料，天花板的喇叭又响了：“杜湘东，你未婚妻找你。”

那时的看守所共有三部电话，一部在所长办公室，一部在监舍区紧急情况专用，还有一部才是职工可以使用的公共电话。地处郊县，谁家都会有人找，但找人的过程又像移交犯人一样复杂而且公开：看电话的老大爷先通知管理科，管理科再用大喇叭把要找的人叫来，并且还一定要说明谁在找、干什么。有个笑话，一个管教的老婆提前分娩，孩子呱呱哭来了。而当杜湘东听见喇叭响，就说明刘芬芳已经在胡同口等了十来分钟。今天又是个冷天，她又是个有点儿风吹草动就得犯忧愁的人，杜湘东只好撂下卷宗，急匆匆奔了出去。

来到管理科，听筒在电话机旁摆着，好像一个人睡着睡着，就从床上滚了下来。看电话的老头儿把半导体音量开得挺大，请电话那头的刘芬芳听了半集《新闻和报纸摘要》。杜湘

东拿起听筒“喂”了一声，刘芬芳也“喂”，然后分别汇报了这两天生活情况，诸如吃得怎么样、排设排夜班、上个月的工资还剩下多少等等。都是例行内容。这些说完，刘芬芳才进入正题：“你那报告交上去有几天了？”

杜湘东说：“嗯。”“有信儿没有？”杜湘东说：“没批。”刘芬芳没问为什么没批，仿佛早就料到批不了似的。她只问：“那咱们怎么办？”

把“咱们”说得很重，示意杜湘东这不是他一个人的事儿。这层意思就让杜湘东琢磨起来，心里闷闷一紧。过了几秒钟，他才说：“我哪儿知道怎么办。”

刘芬芳也“嗯”了一声，便把电话挂了。这可是俩人交往史上未曾有之大变局。以前也拌嘴，但越拌嘴，刘芬芳就会把话筒抓得越牢，打电话的时间也就越长。而这一次的态度，就说明她动了真格的。杜湘东可以想象刘芬芳嘴唇抿在一处、眉头微微蹙起的模样——

这副表情从侧面看，的确是有点儿像吉永小百合的。现在吉永小百合决绝地离开胡同口的小饭铺，途经提供“啤酒炒芽”的小饭铺，捂着鼻子冲过公共厕所的辐射区域，正准备扑到宿舍的单人床上去抹眼泪、咬枕巾。

他又把电话打过去，一个老太太告诉他“人早走啦”。

杜湘东只好快快回到办公室。俩人生活比一人麻烦，这是早有预料的，但没想到一个人的憋闷铺摊到俩人头上，也会被放大无数倍。都知道被管教的犯人失去了自由，其实看管犯人的人何尝不是如此。今天一感慨，他无端又想起了这天送来的俩犯人。按照那些身经百战的老警察的说法，犯了罪的人身上都是有“味儿”的，拿鼻子一闻就知道谁是良民，谁是隐藏在群众中的坏分子。这种说法虽然夸张，但也符合犯罪心理学：人违背了社会道德，内心都会挣扎自责，从而也会在神态举止上表现出来，有所区别的只不过是掩饰能力罢了。

对于特别不服管教，尤其是显示出暴力倾向的犯人，所里专门备有脚镣。那玩意儿由几十斤重的铁环和铁球组成，人挂上以后就像一头拖着破犁的牛，走到哪儿都咣咣响。多挂两天，就连道儿都忘了怎么走了，有些人还会脚蹶脚肿得像馒头。而杜湘东扫了一眼地上的犯人，摇了摇头，默不作声地打开了十七、十八层的两道铁门。这两人是同案犯，按照规定，必须分开关押，防止串供、密谋或闹出别的什么乱子。一股臭又臭的气味扑鼻而出，那是二十多个犯罪分子共同散发的味道。杜湘东又拿出手铐钥匙，示意俩犯人过来开锁，摘了铐子就可以去他们该去的地方了。不出意外，他们今天晚上都得挨着尿桶睡，而原先在监舍里地位最低的人，则会荣升到靠外一些的位置上。这道门里，另有一套规矩。

当晚在食堂吃饭时，杜湘东只觉得脸上发烧。他感到人人都在看他，还猜测人人都在议论他走后又没走成的人。老吴那张臭嘴肯定闲不住，也许在同

事们中间，他已经被说成了一个心比天高但却志大才疏的家伙——不光如此，还拿犯人撒气。这么一想，刚才的那个耳光仿佛抽在了自己脸上。一顿饭没吃完，他就回了办公室，咕咚咕咚灌了半罐瓷缸子凉水，这才想起还有工作没做。对于新进来的犯人，管教有义务了解其基本信息以及犯罪事实。看守所不光是个关人的地方，在理论上还担负着协助侦查机关取证的任务。这些理论在老吴他们那儿也就是个乱子。一股臭又臭的气味扑鼻而出，那是二十多个犯罪分子共同散发的味道。杜湘东又拿出手铐钥匙，示意俩犯人过来开锁，摘了铐子就可以去他们该去的地方了。不出意外，他们今天晚上都得挨着尿桶睡，而原先在监舍里地位最低的人，则会荣升到靠外一些的位置上。这道门里，另有一套规矩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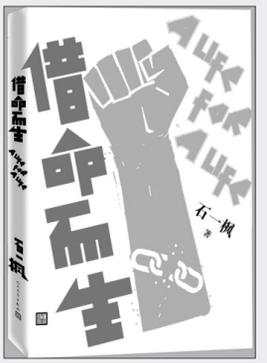
当晚在食堂吃饭时，杜湘东只觉得脸上发烧。他感到人人都在看他，还猜测人人都在议论他走后又没走成的人。老吴那张臭嘴肯定闲不住，也许在同

前，姚斌彬上的是全日制高中，许文革则是工业局下属技工学校毕业。工作以后，姚斌彬分在了模锻车间，许文革分在了维修班。按照保卫科的说法，此二名案犯深受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思想毒害，自从入职伊始就不安于工作，频繁利用公家的器械和原材料在外面干私活、赚外快，被厂里发现后还接济过次。这次他们企图盗窃的物品尤其重大，是一辆日本进口“皇冠”轿车的发动机。被发现时，案犯自带简易工具，已将机器从车内拆卸出来，遭到抓捕时又嚣张拒捕，许文革用扳手将保卫科副科长开了瓢。

人赃俱获，事实清楚，证据确凿。那年头，青工沦为阶下囚的并不少见。本来社会上的诱惑就变多了，再加上年轻人血气方刚，脑子活络，往往一犯就是大案。杜湘东曾经遇见过倒卖铜线的电工，还有自制火枪把仇家崩成大麻子的车工。而要说这俩犯人和他们的前辈相比有何不同，恐怕还在各自表现出来的性格特

点。一个特别软，出了事儿光知道叫妈，一个又特别硬，跟管教都敢动手。无论特别软还是特别硬，在杜湘东看来都是潜在的危险。软得容易自残，硬的很容易伤人，以前闹出过这两种事端的都是这两种人。

情况了解之后，杜湘东本想再到监舍去看看，如果有需要的



点。一个特别软，出了事儿光知道叫妈，一个又特别硬，跟管教都敢动手。无论特别软还是特别硬，在杜湘东看来都是潜在的危险。软得容易自残，硬的很容易伤人，以前闹出过这两种事端的都是这两种人。

情况了解之后，杜湘东本想再到监舍去看看，如果有需要的